

浅析“君子不器”

汪一婷

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

摘要：“君子不器”出自《论语·为政》，简短的四个字充满神秘感和吸引力，成为后世儒学研究的重要命题。历史的长河蜿蜒至今，后人应当因时制宜地看待这一命题。本文从解读“君子不器”的深刻内涵入手，系统梳理《周易》与《论语》中关于“器”的不同阐释，并深入探讨《论语》中“君子”这一概念的双重含义。在此基础上，本文尝试对“君子不器”进行全新的思考，以期在不悖离古人智慧的前提下，为这一古老命题注入新的时代内涵。

关键词：论语；君子不器；儒家思想

【DOI】 10.12252/j.issn.2096-627X.2024.09.046

引言

“子曰：‘君子不器’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是《论语》中字数最少的一节，却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命题，后世学者对其多内涵有探讨，主要观点如下：首先，包咸提出“器者各周其用，至於君子，无所不施”，此观点得到了邢昺、孔颖达等多数学者的沿袭^[1]。其次，当代学者如舒英、王大庆等则给出了不同的解读。他们认为，“器”只是基础，而“道”才是君子所追求的“不器”的终极目标。这种解读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。另外，学者胡翼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：“君子不器”实际上是“君子大器”。这意味着君子应该具备多种才能和技能，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。

《论语》作为一部充满智慧的语录体著作，记录了孔子因人而异、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。这种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解读空间。而“君子不器”这四个字，既没有对话情景，也没有上下文，因此，探索其“历史真相”确实存在很大的难度。正因如此，我们不能轻易地否认任何一种解读的合理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君子”含义的演变存在一个过程，《论语》文本中“有位者”与“有德者”两种含义均有出现，这些主流观点直接把“君子”理解为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形象则有些偏颇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们在研究解读这一命题时，大可不必过于拘泥于孔子的神圣地位。相反，我们应该在尊重孔子原意的基础上，结合当下时代特点，对其进行新的思考和解读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不仅能更好地传承儒家思想，还能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和时代内涵。

一、何为“器”

《论语·述而》中孔子说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^[2]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《系》《象》《说卦》《文言》。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”^[3]，马王堆帛书《易传·

要》记载孔子“老而好《易》，居则在席，行则在囊”^[4]，而帛书《易传》的出土同时印证了孔子传《易》的真实性。可见，在孔子心目中，《易》确是群经之首、大道之源。因此，孔子在《论语》中即兴而发、因人而异的“启发”式话语都不可否认地带有《易》的色彩，而“君子不器”既无话语情境，也无上下文，正是其“启发”式话语的代表。故此处以《周易》中“器”的含义为基础，试分析“君子不器”。

(1)“形乃谓之器。”^[5]（《易经·系辞上》）此处取其本义“器具”，强调其功用性。

(2)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^[6]孔疏曰：“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，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。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，形在器，不在道也。既有形质，可为器用，故云‘形而下者谓之器’也。”^[7]此处“器”仍可解释为“有形体的器物”，但哲学色彩浓厚，功用性减弱。

(3)《易传·系辞上》引孔子之言：“乘也者，君子之器也。”^[8]孔疏曰：“言乘车者，君子之器物，言君子合乘车。”^[9]此处“君子”指贵族男子，而只有贵族男子能乘车（在战场上指挥走卒），平民百姓不能乘车，高低贵贱之分显露无疑，作为“车舆”代指的“器”便具有了高贵的色彩。

(4)“以制器者尚其象”。孔疏曰：“谓造制形器，法其爻卦之象”^[10]。商周时期，需要占卜的都是关乎社稷的重大事情，而制“形器”时要法爻卦之象从侧面反映出“器”的尊贵。

而在《论语》中，涉及到“器”的有五节，除“君子不器”的含义有待探讨外，其他四节含义如下：

(1)子曰：“管仲之器小哉！”^[11]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，“器”指器量、器度；

(2)子曰：“君子易事而难说也：说之不以道，不说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小人难事而易说也：说之虽不

以道，说也；及其使人也，求备焉。”^[12]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此处“器”作动词，意为“把人看作器物（衡量各人的才德去分配任务）”；

（3）子贡问曰：“赐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女器也。”曰：“何器也？”曰：“瑚璉也。”^[13]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子贡是孔门十哲之一，以能言善辩闻名，且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和经商才能，放在当今时代亦可称得上通才。孔子极力推崇周礼，倡导“克己复礼”，礼器在他心中本来就是神圣的存在，而面对子贡这样一个通才时，他用“器”一字概括其各方面的才能，足见“器”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的尊贵地位；

（4）子贡问为仁。子曰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^[14]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“器”指工具。

结合上述《周易》与《论语》中涉及“器”的材料，可得出“器”有以下含义：

（1）器具：①强调功用性的工具；②强调“形”上附着的高贵色彩；③强调从其本体延伸出的哲学性的东西；

（2）器量、器度；

（3）把人看作器物。

再结合这四个字本身以及邢昺、朱熹、孔颖达等人的注疏来看，“器”解释为“器具”无可厚非，而解释它具体是“器具”含义中的哪一种，则需要进一步分析“君子”的含义。

二、“君子”的双重含义

《周易·乾卦》有言：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”^[15]这句话描绘了身居高位的君子应持有的勤勉态度。而在《诗经·魏风·伐檀》中，则以反语的形式表达了对权势者的批评：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！”^[16]意指那些有权势的人不应无所事事，只知享受。再看《尚书·周书·无逸》，其中警示道：“呜呼，君子所，其无逸。先知稼穡之艰难，乃逸，则知小人之依。”^[17]这里强调了统治者应了解农耕的艰辛，以避免安逸享乐而不知民间疾苦。唐孔颖达疏引郑玄曰：“君子，止谓在官长者。”^[18]由此可见，春秋时期及之前“君子”多指统治阶层的贵族乃是确切无疑的。

自孔子始，无论是孔子所传的《易传》还是录有其言行的《论语》，其“君子”的含义中都可以看到“有德者”的影子，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，“君子”仅代表“有德者”。事实上，杨伯峻先生在《论语译注》中也明确指出：“《论语》中的‘君子’，时而指‘有德者’，时而又指‘有位者’。”^[19]

《论语》中“君子”出现了107次，孔子可谓是极尽赞美之词描述他心目中的“君子”：“君子周而不比，

小人比而不周”“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刑，小人怀惠”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^[20]等，这一具有完美人格的理想形象确是“有德”的表现和要求，而从《论语》文本上来看，孔子将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作了24次比较，有时候“小人”指的是平民百姓，如“小人之德草”^[21]；有时候指的是品行恶劣之人，如“小人比而不周”^[22]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，相对而言，“君子”也同时具有“有位者”和“有德者”两个含义。

孔子极力推崇“克己复礼”的理念，其核心理念在于通过个人的自我约束来恢复传统的礼仪制度。然而，这种“礼”并非简单的道德规范，其背后蕴含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。这种等级制度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，也无形中强调了阶级间的差异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孔子所倡导的“复礼”其实是在捍卫“有位者”即统治阶级的权力与地位。

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孔子的思想精髓，我们有必要从他的个人背景出发，运用“知人论世”的方法进行深入探讨。

孔子，这位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伟大思想家，三岁便失去了父亲的庇护。他与正值青春的母亲颜征在相依为命，共同面对孔氏宗族的冷漠与排斥。为了生存，他们被迫离开熟悉的土地，移居至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阙里，过上了清贫而艰难的生活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孔子不得不学会做许多被认为是鄙贱的事情，以维持生计和追求成长。然而，尽管生活充满了艰辛，他的母亲颜征在却从未放弃对儿子教育的执着追求，清代郑环《孔子家世考》记载“圣母（指颜征在）豫市礼器，以供嬉戏”，她不惜花费重金购买礼器，作为孔子嬉戏的玩具，以期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礼乐文化的种子。这笔钱的来源或许已不太重要，但颜征在的良苦用心和深远眼光，无疑为孔子日后“十有五而至于学”的理想觉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“吾少也贱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的童年生活，在孔子心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。这段经历激发了他内心深处想要证明自己的强烈渴望。这种渴望在他日后的思想和行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：他积极倡导入世精神，主张人们应该有所作为，勇于担当，而不是消极避世，无所事事。他周游列国，不辞辛劳地向各国最高统治者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观念，渴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重用。这一系列行为无不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对“有位者”的深切憧憬，甚至可能隐藏着重新跻身“有位者”行列、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美好幻想。

因此，在我们审视孔子思想体系中的“君子”概念时，并不能排除“君子”在从“有位者”到“有德者”发展的过程中有孔子刻意引导的可能性，也就不能否认孔子思想体系中“君子”的含义是双重的。

三、如何理解“君子不器”

通过上面的论述，我们得知《论语》中“君子”这一概念所蕴含的丰富内涵。它不仅指代品德高尚、道德卓越的“有德者”，同时亦涵盖身居要职、手握权柄的“有位者”。然而，在后世儒学研究的演进中，众多学者在阐释“君子不器”这一命题时，往往选择性地忽略其作为“有位者”的层面，直接将“君子”等同于“有德者”，或者对两者在具体语境中的区分感到困惑。针对这一问题，笔者认为应回归《论语》原文，从逻辑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“君子不器”的内涵。

深入剖析《论语》中关于“君子”的论述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这些论述通常通过两种方式展开：一是将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置于鲜明的对比之中，诸如“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刑，小人怀惠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以及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等经典对比凸显出君子与小人在品德和行为上的本质差异；二是在具体语境中直接描绘君子的品质，如孔子在回答子贡关于君子的询问时明确指出“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的行为准则，以及在仪封人求见时，孔子所言“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则进一步彰显了君子的风范。而像“君子不器”这样毫无情境与上下文对话的“君子”独一无二，那么“君子”与“不器”之间必定是有某种紧密联系。

从逻辑层面分析，“君子不器”这一命题的构成，显然不是随意的词汇组合。既然这句话被孔子或其弟子收入《论语》，那么“君子”与“不器”之间必然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。这种联系表现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：一方面，一个人只有成为“君子”，才有可能达到“不器”的境界；另一方面，“不器”的状态又进一步促成了君子的自我完善和提升。这种相互关系不仅体现了孔子对君子的崇高期望，又体现了孔子对“君子”含义的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。

进一步结合前文对“器”的探讨，我们可以发现，“有位者”作为身份显赫、地位重要的人物，与“器具”含义中所强调的“地位尊贵、功能重要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因此，在这样的语境下，笔者认为将“君子”理解为“有位者”更为贴切。基于此，“君子不器”可以被解读为：“有位者不应当自恃身份高贵。”

参考文献

- [1] 陶新民主编.《古籍研究2004·卷上》[M].安徽大学出版社,2004,98.
- [2] 孔丘著,杨伯峻,杨逢彬译.《论语译注》[M].岳麓书社,2009,80.
- [3] 司马迁著,韩兆琦评译.《史记精选》[M].浙江文艺出版社,2023,66.
- [4] 何益鑫.《〈周易〉卦爻辞历史叙事研究》[M].上海人民出版社,2021,3.
- [5] 刘君祖.《易经密码全译全解第4辑》[M].团结出版社,2022,284.
- [6] 鲁洪生,赵敏俐.《细读周易》[M].研究出版社,2017,543.
- [7] 李学勤.十三经注疏:标点本.一,周易正义[M].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.
- [8] 鲁洪生,赵敏俐.《细读周易》[M].研究出版社,2017,527.
- [9] 刘玉建.周易正义导读[M].齐鲁书社,2005,384.
- [10] 王弼,孔颖达.周易正义[M].中国致公出版社,2009,272.
- [11] 孔丘著,杨伯峻,杨逢彬译.《论语译注》[M].岳麓书社,2009,32.
- [12] 孔丘著,杨伯峻,杨逢彬译.《论语译注》[M].岳麓书社,2009,161.
- [13] 孔丘著,杨伯峻,杨逢彬译.《论语译注》[M].岳麓书社,2009,47.
- [14] 孔丘著,杨伯峻,杨逢彬译.《论语译注》[M].岳麓书社,2009,188.
- [15] 刘君祖.《易经密码全译全解第4辑》[M].团结出版社,2022,284.
- [16] 陈戌国点校.《四书五经上》[M].岳麓书社,2023,265.
- [17] 陈戌国点校.《四书五经上》[M].岳麓书社,2023,262.
- [18] 夏征农.《辞海 中国古代史分册》[M].上海辞书出版社,1988,49.
- [19] 杨伯峻.《论语译注》[M].中华书局,2003,3.
- [20] 孔丘著,杨伯峻,杨逢彬译.《论语译注》[M].岳麓书社,2009,15-191.
- [21] 孔丘著,杨伯峻,杨逢彬译.《论语译注》[M].岳麓书社,2009,144.
- [22] 孔丘著,杨伯峻,杨逢彬译.《论语译注》[M].岳麓书社,2009,15.